张名振史事释疑

薛　瑞　录

抗清名将张名振的历史，疑点颇多，尚待澄清。本文仅对他的籍贯、生年、北伐和死因等问题作出考索，不妥之处，敬希教正。

一、关于籍贯问题

研究张名振首先碰到的疑点，就是他的籍贯问题。在当时的史籍记载中，即有两种说法：一说山西人，一说江宁（今江苏南京）人。

持“山西说”的史籍主要有翁洲老民的《海东逸史》卷12《张名振传》、查继佐的《罪惟录》传卷12《张名振传》和汪光复的《航海遗闻》。翁洲老民云：“张名振，字侯服，山西人，南京锦衣卫籍。”查继佐亦云：“张名振，字侯服，北京（按：应为南京）卫籍，山西人。”汪光复又云：“张名振，侯服，山西籍。”这三条史料清楚表明，张名振原籍山西，后因改入锦衣卫籍而迁居南京。经查核，查继佐和汪光复都是张名振同时代的人，且同属南明鲁王朱以海的臣僚和共过患难的战友。至于翁洲老民的真实姓名虽已不可考，但正如清人孙德祖在对《海东逸史》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的：“计非行遁故臣，则亦山林枯槁，有心浔灌者，……凡所叙述，大都（亲）身亲见之文。”因此，他们三人对张名振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籍贯在内，无疑是比较了解的，其记载也大多是靠得住的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名振的两位随从焦文玉、杨复葵也都是山西人。①

持“江宁说”的史籍记载虽然为数不少，但均成书较晚。如全祖望的《鲒埼亭集》外编卷4《明故太师定西侯张公墓碑》、李聿求的《鲁之春秋》和徐鼒的《小腆纪传》卷45《张名振传》等。这些史籍仅仅根据张名振生长江南，就断定他为江宁人。

两者相较，我认为张名振原籍山西的史籍记籍是正确的。《辞海》第1078页“张名振条”和吴海林、李延沛编的《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》第313页“张名振条”均从江宁人之说，是值得商榷的。

二、关于生年问题

对于张名振的生年问题，史籍无直接记载。正由于此，《辞海》“张名振条”和《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》“张名振条”均予存疑。可是，只要我们细读史籍，这个疑点还是可以消除的。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郑达在所著《野史无文》卷10《张名振传》里明确写道：“天启癸亥，年二十三。”这就是说，明朝天启癸亥年（1623年）时，张名振的年龄是二十三岁。据此上推，张名振的生年当为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。郑达的记载是可信的，诚如费锡璜在序言中所说的，郑达“具文武才，足迹遍天下，所至访罗前代旧闻，精核故实，而后笔之于书，非他家出于撮录者比也”。②这一生年不仅同张名振的整个抗清生涯相吻合，而且还可以从一些间接史料中得到印证。顺治十年（1653年）三月，张名振在向郑成功请师北上时

说："名振生长江南，将兵数十年，今虏各处兵将多系旧属。"③ 又据郑达的记载，张名振是在明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弃商从戎的，时年应是二十七岁，再加"将兵数十年"，他至少有五十多岁了。这就与郑成功说的"久仰老将军声望"④ 完全相符。计六奇的《明季南略》卷16《张明正（名振）题诗金山》的附记也载：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正月，"张明正舟师至泰兴，有李公仁者，被掠击柝二日，谓卒曰：'吾秀才也，不堪此役。'卒引入见明正，及辕门，有金字牌一面，上书军令十条，……进见明正，明正绿袍戴丞相冠，年六十余，与刘孔昭同居一大舟。"此处所云"年六十余"，乍一看来，似乎同张名振的上述生年有抵牾。其实不然，张名振长年累月漂泊海外，饱经风霜，加之连续不断的挫折，使他显得疲惫而苍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泰兴庠生李公仁初次见到名振后，对他的年龄估计稍微偏高，似应在情理之中。

三、关于北伐问题

张名振在当时席卷全国的抗清舞台上导演得最为壮观的一幕，是他多次从浙闽沿海率师北伐，闯进长江口，而且几次溯流而上，直捣京口，威震南京，给予清军在江南各省的军事镇压活动以有力牵制。可是，令人迷惘的是，张名振究竟有多少次挥师入江，北伐南京，进抵金（山）、焦（山）？迄今已过三百三十多年，依然是个历史悬案。当时的史籍记载对此歧说异词，有的说两次，有的则说三次，每次抵达金、焦的时间也记载不一。许浩基在《郑延平年谱》里曾这样为难地写道："名振与煌言凡三入长江，而未知初入长江为何年？又不知题诗祭陵为何年？各书记载纷歧，莫知所据。"⑤ 赵之谦在《鄞张忠烈公年谱》一书中更为之慨叹："此实一大疑案！"⑥ 冯励青则在《张煌言年谱》的序言中指摘赵之谦"不能为之考证，此则作者之过也。"⑦ 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仍旧未把它考证清楚。

持"两次说"的史籍记载主要有翁洲老民的《海东逸史》卷12《张名振传》、查继佐的《罪惟录》传卷12《张名振传》和汪光复的《航海遗闻》等。据翁洲老民载："癸巳春，名振请师北上，成功与兵二万，粮三月，以兵部侍郎张煌言监其军，师过舟山，遥祭死事诸公，遂入长江，趋丹阳，掠丹徒，登金山，望石头城，遥祭孝陵，三军恸哭失声，题诗绝壁，……明年春，益以兵将，再入长江，掠瓜州，侵仪征，抵燕子矶，扎营平阳。时以上游有蜡书请为内应，故名振再举，而所约卒不至，乃还。"查继佐和汪光复的记载与上述记载大致相同，故不赘。

计六奇的《明季南略》卷16《张明正题诗金山》、黄宗羲的《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》和温睿临的《南疆逸史》卷32《张煌言传》虽也持"两次说"，但时间上有差异，他们认为张名振率部两次抵达金、焦的时间，均发生在甲午年（顺治十一年、1654年）内。计六奇载："顺治十一年甲午正月，海船数百，溯流而上，十三日抵镇江，泊金山。大帅张明正、刘孔昭及史某也。二十日，明正等白衣方巾登山，从者五百人。寺僧募化，明正曰：'大兵到此，秋毫不扰，得福多矣，尚思化乎？'僧曰：'此名山也。'明正助米十石，盐十担，且书簿云：'张某到此，大兵不得侵扰。'徘徊半日，乃下。次日，纱帻青袍角带，复登山，向东南遥祭孝陵，泣下沾襟，设醮三日，题诗金山，……前云：'予以接济秦藩，师泊金山，遥拜孝陵有感'。后云：'甲午年孟春月，定西侯张明正同诚意伯题并书。'越二日，掠辎重东下。二十三日上午，予以侯试江阴，因诣北门遥望，见旌旗蔽江而下，彼此炮声霹雳，人人有惧色。四月初五，海艘千数，复上镇江，焚小闸。至仪真，索盐商金，弗与，遂焚六百艘而

去。明正还师海岛。"⑧黄宗羲、温睿临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。

持"三次说"的史籍主要有邵廷寀的《东南纪事》卷10《张名振传》、徐鼒的《小腆纪传》卷45《张名振传》和赵尔巽等的《清史稿》卷224《张煌言传》。邵廷寀曰："浙海之事，以舟山为终始，崔芝之乞师日本，名振之三抵金、焦，皆所以存舟山也。"但不知何因，他在行文中却只记述了两次："壬辰九月，率大艅过舟山，逼金塘，获逃卒金许（允）彦，斩之，祭死事者，将吏皆哭，进屯崇明沙，破镇江，登登山，题诗而还。癸巳，成功以谗撤名振还厦门，因煌言及宁靖王和解，益兵，刻期北伐，抵洋山，飓风失亡，勋镇多溃归福宁，名振一军独全。冬，再驻平沙。……甲午春，名振再入镇江，观兵仪真，留壁六日。"徐鼒则把三破京口的时间写出来了："壬辰春，名振请兵北上，与之兵二万，粮三艘，获叛将金允彦于金塘山，磔之，祭死事诸臣。仁武伯姚志倬、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，号召旧旅，破京口，截长江，驻营崇明。……甲午春正月，名振以上游有蜡书请为内应，率海艘数百，溯流而上，再入京口，掠仪真，至观音门。十三日泊金山，遥祭孝陵，设醮三日，挥泪题诗。……越二日，掠辎重东下，旌旗蔽江。四月，复以海艘上镇江，焚小闸，至仪真，索盐商助饷金不得，焚六百艘而去。"赵尔巽等人的记载略同。

上举诸说，到底孰是孰非？显然有必要考察清楚。

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翁洲老民、查继佐等人的说法，即：张名振是不是在癸巳年（顺治十年、1653年）第一次率师北伐南京，进抵金、焦？查杨英的《先王实录》和阮旻锡的《海上见闻录》，知张名振确于癸巳年春向郑成功请师北上，得到了郑的同意，并派遣大将陈辉率军随征。北伐军浩浩荡荡，沿海而上，九月初一日在长江口击败清军，占领崇明岛，驻营平洋沙。张名振听从张煌言的建议，长驻该岛，把它作为进可攻、退可守的抗清基地。因而没有按照原定计划，溯江而上，攻打南京。正由于此，张名振不久就被郑成功撤回厦门，后经宁靖王朱术桂及张煌言的竭力劝解，"语至夜分"，⑨郑成功才同意让张名振重回崇明，继续统率北伐之师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从清朝方面的记载中得到佐证，两江总督马国柱、江宁巡抚周国佐均向朝廷奏报了张名振军攻打上海、崇明等地的情形。⑩而乾隆二十五年赵廷健撰的《崇明县志》，则详细地记载了张名振军这次攻打崇明的战况和在崇明驻守的时间："计张名振自十年九月初一日入犯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南遁。"⑪这与周国佐的奏报"海逆张名振等盘踞崇明之平洋沙凡九阅月"完全一致。这些史实说明：张名振于癸巳年所率领的北伐之师只是攻占了崇明岛，而没有进抵金、焦。可以设想，如果此次北伐军真的抵达金、焦，威逼南京，那末，它必然会象晴天霹雳，震撼清廷内外，在官方文献中作出相应的记录。然而，我遍查有关文献、档案资料，均未发现张名振军于癸巳年溯江而上，进抵金、焦的片言只语。况且，计六奇抄录张名振题签于金山寺的那首诗，已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，第一次进抵金、焦的时间是"甲午年孟春月"。翁洲老民、查继佐等人却写作"癸巳年"，显系误载。

让我们再来看看邵廷寀、徐鼒等人的说法，即：张名振是不是在壬辰年（顺治九年、1652年）第一次率领北伐之师攻破京口？如所周知，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八月清军攻占舟山岛以后，张名振扈鲁王朱以海到达厦门，投奔郑成功，郑任命张名振统管水师前军。据杨英《先王实录》、阮旻锡《海上见闻录》和彭孙贻《靖海志》等重要史籍所载，张名振在壬辰年内从未离开过福建，他在郑成功的部署下，还引人注目地参加了攻打漳州等战役。⑫直到翌年三月，张名振请师北上，他才离开福建。因之，所谓张名振于壬辰年率军北伐，"破镇江，登金山，题诗而还"的说法，更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最后，让我们来谈谈计六奇、黄宗羲等人的记载，即：张名振在甲午年（顺治十一年，1654年）内是不是两次统领北伐之师进抵金、焦，威振南京？大家知道，南京在当时是江南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。用洪承畴的话来说，就是："江宁为江南根本重地，远近望以为安危。"⑬ 因此，清廷对南京的安危至为关切，它一占领南京，就派重兵防守；南京一受到威胁，朝野内外就会立即作出强烈反应。张名振两次率师北伐南京的情形即是明证。

顺治十一年正月，张名振为了同南明永历政权方面李定国部的反攻计划相配合，自崇明亲统海艘数百，溯江而上，十三日攻破镇江，登上金山，设醮三日，遥祭孝陵，题诗绝壁。这一壮举，使清朝上下，大为震惊。江南督抚的奏报如雪片似地飞向北京；顺治帝也惊慌不已，立即命令"苏松官兵疾趋夹剿。"⑭ 从保存下来的文献、档案史料来看，可以充分证实张名振第一次率师抵达金、焦的时间是甲午年正月。两江总督马国柱向朝廷奏告："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，海寇突犯镇江，臣迅发官兵剿御，贼即下遁，焚抢圌山等营。"⑮ 他在另一份奏折里说得更加明白："但查上年（顺治十一年）正月内，海寇初犯京口。"⑯ 这里所说的"京口"，就是镇江，金山、焦山属镇江；"初犯"就是首次或第一次；"海寇初犯京口"，就是指张名振军第一次进攻镇江。《清世祖实录》顺治十一年正月乙卯，也作了如下记载："江南、江西总督马国柱奏报，海寇犯金山，夜窃大炮，复烧毁金山、瓜州船只，顺流而遁。"可见，清方的奏报同计六奇的记载是一致的。

至于同年四月，张名振第二次率师抵达金、焦，这在官私记载中比比皆是，无庸赘述。不过，在此顺便指出，清方明确记载张名振军是两次进抵金、焦的。例如，两江总督马国柱向朝廷奏道："上年（顺治十一年）正月二十六日、四月初六日，海寇两犯京口。"⑰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张名振虽然曾先后六次率师北伐，闯进长江口，但是，其中只有两次溯江而上，进抵金、焦，威慑南京；邵廷采把张煌言所说的"三入长江"⑱ 引伸为"三抵金、焦"，无疑是错误的；张名振第一次率师抵达金、焦的时间是甲午年（顺治十一年，1654年），而不是癸巳年（顺治十年，1653年），更不是壬辰年（顺治九年，1652年）。

四、关于死因问题

张名振经过了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之后，不幸于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十二月二十八日溘然去世。对于他的死因，当时就有两种说法：一是积劳成疾，因病而死；二是被郑成功指使人毒害致死。迄至现在，仍无定论。

持"病逝说"的史籍记载比较多，如翁洲老民《海东逸史》卷12《张名振传》云："乙未冬，英义伯阮骏、总制陈雪之帅师破舟山，北将巴臣兴降，名振徒步痛哭入城，至故宫祭元妃陈氏及殉难忠臣，又祭其母，大作佛事，哀动三军。旋感疾，临终起坐击床，连呼先帝数声而殁。"查继佐《罪惟录》传卷12《张名振传》亦云："名振病剧，二十八日中夜，……名振起坐击床，连呼崇祯先帝数声而绝。"计六奇《明季南略》卷16《张明正题诗金山》又云："是年病，遗言令以所部归监军张煌言，悉以后事畀之。"汪光复《航海遗闻》和阮旻锡《海上见闻录》也记载相同。《辞海》"张名振条"从此说。

持"毒害说"的史籍，主要有邵廷采的《东南纪事》卷10《张名振传》，载："乙未秋，成功取舟山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名振卒于军；或云：成功鸩之。先是，舟山之陷，……名振缟素入城，求母尸行恸。既遇毒，遗语煌言曰：'吾于君母恩俱未报，若母尸不获，毋收吾骸。'

起坐击床而卒，军中怜之。自是浙中建义者皆尽，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。东海由是不直郑氏。”邵廷寀在同书《鲁王以海传》里则以肯定之词，写道：“至名振遇毒，王闻，垂泪，几废寝膳。”另在同书《郑成功传》中，也以同样语调，载：“其后名振遇毒，议者皆咎成功，以故失浙海将士心。”同书《张煌言附录逸事》又曰：“乙未，马信以台州降，值定西（侯）以鸩卒，信闻讣，大恸，遂弃城入海。”成书于民国初期、由赵尔巽等撰的《清史稿》在编写张名振、张煌言、郑成功诸传里也取中毒说，弃病死说。⑲

权衡两说，我认为张名振被郑成功指使心腹毒害致死的可能性最大。其论据略举于次：（一）郑芝龙投降清朝后，曾从北京遗书告诫郑成功说：“众不可散，城不可攻；南有许龙，北有名振，汝必图之。”⑳（二）张名振丢失舟山、途次厦门时，郑成功即裸露杀机。据史载：“成功大言曰：‘汝为定西侯数年，所作何事？’名振曰：‘中兴大业。’成功曰：‘安在？’名振曰：‘济则征之实绩，不济则在方寸间耳。’成功曰：‘方寸何据？，名振曰：‘在背上。’即解衣示之，有赤心报国四字，长径寸，深入肌肤。成功见之，愕然。悔谢曰：‘久仰老将军声望，奈多憎之口何。’因出历年谤书盈箧，名振立命火之。”㉑郑、张虽释嫌怨，名振所部也归属郑成功，但两人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态度始终未能解决。（三）张名振是在连遭挫折、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投奔郑成功麾下的，故他一直使自己的部队保持其独立性，忠于鲁王，对郑成功采取若即若离的策略。成功对此日益不满，在各次征战中，他都不让名振独当一面，而派心腹部将予以监视和牵制。上面提到的那次北伐，由于张名振没有按照郑成功的意图行事，结果被郑撤回厦门，解除了名振的指挥权。（四）在顺治十二年七月的北伐部署中，郑成功没有让张名振担任任何职务，进一步表现出他对张名振的怀疑与不满；名振时在崇明，也居然不奉成功关于会师攻打舟山之命。不奉命的原因，据中提督甘辉所说是：“名振谓我南来之师，未知地利。”㉒然而，事情出乎张名振的意料之外，郑军很快攻下了舟山岛。名振闻讯，才立即率部从崇明回到舟山，郑军将领陈辉、陈六御等对名振的到来更加恨之入骨，“群帅谓彼无功”。㉓根据郑成功的军纪：“军前不用命者斩，临阵退缩者斩。”㉔名振握有自己的部队，舟山又为其原来所控制的地方，加上他历来威望崇隆，因而郑成功要以军令处置名振，谈何容易。于是，郑成功在占领舟山不久，便差遣监督李长前往舟山吊师，并传令任命“总制陈六御督定西侯张名振、英义伯阮骏等镇守之”。㉕名振的地位、战功和威望等等均在陈六御之上，他岂肯折服于六御、服从其领导？！陈、张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。（五）“又据张二口供：大安沙人，上年六月在戏台沙被贼抢去为水手。如今舟山城内有三、四千陆兵，……听得他们说，张名振到国姓处请陈辉来镇守崇明县、平洋沙二处。后来，陈辉回去说，攻崇明土城不曾破，折了许多兵。国姓说，你叫我发人守崇明，反去攻崇明，到折了三、四千兵，要拿张名振去杀。”㉖（六）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，但是他毕竟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。争权夺势、尔虞我诈等等故明官场的恶习，也不可否认地在他身上时有所现。毋宁说与他经常闹对立的张名振，就是连他的族兄和战友郑联也成为他手中的刀下鬼，郑彩也差点丧命，他的部将黄大振竟被他毒死。㉗他为了吞并鲁王朱以海的势力，有的浙江战将更被他惨杀，如在崇明战役中屡建功勋的王善长便是。据史载：“成功终忌浙人，以事执（王）善长，杀之。”㉘（七）从张名振临终前的状况来看，也可说他并不是正常死去的，他为什么要起坐击床、连呼先帝，发出十分悲愤的嚎叫声？又为什么要遗言把自己的部队全部交给张煌言统领，而不是照旧归郑成功管辖？这些现象都耐人寻味地表明，张名振的死是异常的、被他人毒害致死的。这个“他人”就是郑成功，他以张名振不参加舟山会师等表现，

认为他“犹未降心”。㉙ 因而，经过精心策划，派遣心腹李长以劳师为名，前往舟山，然后同总制陈六御一起，设计毒死了张名振。

有的学者认为郑成功是历史上的“创格完人”（其实，这种完人是不存在的），竟然全盘否定有关他毒死张名振的一切记载：“郑成功是隆武唐王特加赏识的人物，很自然地引起监国鲁王属下那些偏激分子的敌视。间隙中生，偏见自来，中之人心，流入记录，杯影弓蛇，竟难拂拭了。如谓成功母死于羞辱，或谓成功菲待鲁王，害死张名振等史事均属之。”㉚ 史实不容伪造，但也不能抹煞。我认为，现在已到了清除张名振之死迷雾的时候了。

---

①④㉑ 翁洲老民：《海东逸史》卷12，《张名振传》。

② 郑达：《野史无文》卷10，《张名振传》。

③㉒㉔㉕㉙ 杨英：《先王实录》第52—53页，129页，120页，130页，129页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⑤ 许浩基：《郑延平年谱》，1932年吴兴许氏杏荫堂刊本。

⑥ 赵之谦：《鄞张忠烈公年谱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版。

⑦ 冯励青：《张煌言年谱》，重庆独立出版社，1942年版。

⑧㉓ 计六奇：《明季南略》卷16，《张明正题诗金山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。

⑨ 徐鼒：《小腆纪传》卷45，《张名振传》。

⑩ 《明清史料》甲编，第6本，《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》；顺治朝题本，贼匪类，马国柱：《为汇报上海、崇明战守情形事》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⑪ 赵廷健：乾隆《崇明县志》卷7，《武备志一》。

⑫ 杨英：《先王实录》第47页；阮旻锡：《海上见闻录》第17页；彭孙贻：《靖海志》卷2，第1页。

⑬ 《明清史料》丙编，第2本，《江南招抚使洪承畴奏本》。

⑭ 《明清史料》丁编，第一本，第98页，《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》。

⑮ 顺治朝题本，贼匪类，马国柱：《为汇报各汛防剿情形事》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⑯⑰ 《文献丛编》第13辑，《总督江南、江西等处地方军务马国柱揭帖》。

⑱ 张煌言：《北征录》，载《张苍水集》第4编。中华书局1959年版。
我认为，张煌言所谓的“三入长江”，是指癸巳年张名振军闯入长江口、甲午年正月和四月两次进抵金、焦，因而“三入长江”并不等于“三抵金、焦”。

⑲ 赵尔巽等编：《清史稿》卷224，《张名振传》、《张煌言传》、《郑成功传》。

⑳㉘ 邵廷寀：《东南纪事》卷10，《张名振传》。

㉖ 《明清史料》甲编，第4本，《江南总督马鸣佩揭帖》。

㉗ 江日升：《台湾外记》第93—95页，第112页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。

㉚ 黄典权：《郑成功史事研变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。